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安徽電影文學劇本選



1949-1979

安徽电影文学剧本选 安徽省文联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247,000

印数 1—13,000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21 定价：1.10元



①林则徐(赵丹饰)，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他竭力主张禁烟，在虎门一举焚毁外商鸦片两万多箱，并击退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被革职充军。

②侦察连李连长(孙道临饰)一班人,完成侦察任务后,被敌人包围在山上。李连长正窥察时机派吴老贵(齐衡饰)、小马(孙永平饰)把最后一分重要情报送过江去。





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狂欢之夜，饱经战斗风霜的红英（雷平饰），与久别的儿子郑云龙（刘汉饰）在天安门前胜利相会。

④ 邝东山(高博饰), 渔民领袖。他积极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活动, 并率领群众, 高举三星令旗, 与侵略者展开英勇激烈的战斗。

(图片说明：省电影公司宣传科)



前 言

随着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我省的电影文学创作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一支电影文学创作力量，写出了一批电影文学剧本。这里所收录的几个电影文学剧本，就是从三十年来我省电影创作中选出来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都是已经拍摄、上映并得到群众好评的。其中：《鸦片战争》、《渡江侦察记》至今仍为人们所称赞；《柳暗花明》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作。

选集中的这些作品，有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实斗争的，有的是反映革命历史斗争过程中的某一英勇画卷的，有的是描绘我国人民在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帝斗争壮丽场景的。本集所选的作品虽不多，但题材和风格还是各有一定的特点，它们都曾在广大电影观众中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并且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当然，比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来，我们的电影的确是太少，我们的电影创作也还很薄弱。我们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发展电影艺术，因此首先就需要进一步提高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不仅在数量上特别是在质量上，要有一个真正的飞跃，要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我们必须拥有与四个现代化相适应的电影艺术，这任

务是很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它已经落在我们全省专业和业余的文学工作者头上。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优秀电影文学作品问世。

目 录

渡江侦察记·····	沈默君 (1)
鸦片战争·····	吕 宕 叶 元 (96)
相会在天安门前·····	陈登科 鲁彦周 (172)
柳暗花明·····	陈登科 鲁彦周 肖 马 江 深 (249)
丫丫·····	刘 克 (356)

渡江侦察记

编剧 沈默君

这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

一

乌云飞驰……北风呼啸……扬子江水汹涌澎湃，犹如万马奔腾。

几艘敌驱逐舰飞快驶过江面。

数架敌战斗机俯冲掠过江面。

扬子江南岸被腾起的尘烟笼罩着。

尘烟中，无数的敌兵鞭打着无数的人民在抢修防御工事。汽车、马车满载石块和木料穿梭般地在长堤上奔驰。长堤上的房屋被拆毁，村庄在燃烧。无数扶老携幼的人民在奔逃、哭叫……

江水滚滚，白浪滔滔……

二

浪涛冲击着扬子江北岸，冲击着长堤下一片青色的芦

苇滩。

就在这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潜伏着我们的侦察兵。他们瞪着雪亮的眼睛，怀着满腔的愤怒和仇恨，遥望着江南人民的灾难，监视着对岸的敌情变化。

一条蜿蜒的交通沟通往水边。两个浑身泥浆的侦察兵并肩立在水深齐腰的壕沟里。一个宽肩厚胸、脸上长着络腮胡子、年龄有四十多岁的侦察兵——吴老贵，正拿着望远镜观察着南岸。另一个，身个虽不大，机灵却过人，一张生气勃勃的脸带着几分孩子气的侦察兵——小马，正拿着笔在本子上记录着敌情。

小马遥见南岸冲天的烟火，沉痛地：“老贵，你瞧！敌人要把江南烧光了！”

吴老贵放下望远镜，也很激动：“小马，记住这笔帐！等打过江去，狠狠地跟他们算！”

小马默然地怒视江南。

吴老贵：“注意，记下来：对岸第四号滩头……”

电话铃声从他们不远的左边传来。

在一个伪装的掩蔽部里，一个身材和脸型都很漂亮的侦察兵——周长喜，正在接听电话：“是呀，我就是十二号水上观察所。我是值班员周长喜。嗯，你说吧，”迅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并重复着话筒里的话：“对岸敌人三十六号滩头，……增加一道屋脊形铁丝网……好，我立刻报告三号。”

一个面色黝黑，体格魁梧，臂力过人的侦察兵——杨威，正依在了望孔前拿着望远镜向南岸观察，他半自语地：

“看架势，敌人想死守这道长江！……”

周长喜用一种坚决的、轻视敌人的口吻说：“守不住，守不住！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一直点到伙夫、马夫，掳掳壳壳都给他算上吧！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嗯？几千里路长的长江他就守得过来啦？嗯？”他换了一种教训人的口吻：“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一百万大军，指导员说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吗？”

杨威：“这谁不懂呀！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周长喜：“同志噯！看问题不要那么简单嘛，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呀！”

杨威白了他一眼，显然是对他那种教训人的口吻有点不满：“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渡江？”

周长喜回答不出：“这……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我怎么敢决定……”

杨威挥了挥他那大而厚的手：“你这话不跟没说一样！”

外面传来立正的口令声。

李连长——一个中等身材，眉目清秀，精明强悍的青年侦察连长。他匆匆地沿着壕沟走进掩蔽部里来。

周长喜、杨威肃然立正。

周长喜：“连长，有情况向您报告。”

李连长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他摆摆手：“不用报告，我自己看记录。”随手拿起桌上的敌情记录表看了一下，

拿着望远镜从了望孔里朝南岸观察。

周长喜看了连长一眼，朝杨威微微地耸了耸肩膀，表示没奈何的样子。

杨威有点不识时务，他悄悄地对周长喜说——实际上是讲给连长听：“敌人的工事，愈修愈多了。”

李连长回转身来看了他一眼，没做声，又回过头去继续观察着。

杨威见连长的神气不对劲，把下面要说的话咽下去了。

李连长放下望远镜，转过身来，眼光盯住杨威。

杨威有点困惑，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笑容。

李连长平静地：“杨威同志，你说得很对。敌人的工事は愈修愈多了。”指着对岸：“单我们正面这一段，敌人的江防工事比昨天增加了一倍，不，还要多。可是，有一条，你忘了？我们的大炮，我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周长喜：“是呀，只要我们的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工事都得靠边休息！”

李连长看见他两人浑身泥浆，满脸泥污，和他们陷落下去的因睡眠不足而充血的眼睛，他有点心疼，皱了皱眉头：“这几天，你们很辛苦！”

周长喜：“没有的事！连长同志，我们都觉得很舒服呢……。”

李连长：“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告诉你们班长，下了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理理发。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提着望远镜匆匆地走出掩蔽部。

周长喜和杨威对看了一下：确实模样不佳，两人不禁好笑起来。

杨威望着连长远去的背影，惋惜地、爱护地：“瞧！连长的身上比我们干净不了多少，他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呢？整天在芦柴滩里滚来滚去，也不休息！”

周长喜好象很了解连长似的：“他呀，他是从来不知道疲劳的人！”

三

晚上，月亮忽隐忽现地照耀着长堤。

吴老贵、小马、周长喜等人围坐在长堤上一家茅屋前的树荫下。

小马：“老贵，我昨晚上作了一个梦。”

吴老贵：“梦？！”

小马：“梦见你领着我，还有老杨，一块到敌人窝里抓‘舌头’，单我一个人就抓回两个，你也抓了一个。”

吴老贵故意地：“我？……昨晚上我可什么地方也没去呀！”

大家都笑开了。

小马：“不是说过啦，是梦。”

吴老贵笑道：“你呀，净梦好事！”

小马：“哎，我说，班长，这会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给讲个故事听吧！”

吴老贵：“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小马：“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吴老贵：“好……(润了一下嗓子)说是……曹操带领八十三万人马要过长江……”

小马：“快拉倒吧！听你讲过八遍了！”命令地：“换新的讲！”

吴老贵：“怎么着，还得点戏唱？”他搔了搔头皮，思索着。

杨威后来，他一看能坐人的地方都叫别人占领了，一扭头，发现墙角下躺着一个约有二百多斤重的石碾子，他走过去毫不费力地把那石碾子横端过来，放在吴老贵身边，吹了吹上面的灰土，坐下来。

周长喜惊讶地：“我的天啦，你真是一个双料！你的力气真大！简直是一辆坦克！”

大家都被惹笑了。

杨威朝周长喜挥起大拳头，周长喜阴死阳活地、软绵绵地把手举到帽沿上，杨威对他无可奈何。

小马：“别捣乱！听讲故事。”朝吴老贵：“快讲呀！”

吴老贵：“好吧，给你们讲一段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他摸起腰间挎着的水壶，拧开壶盖，就着嘴“咕嘟”喝下一大口。

小马闻到了酒气：“好老贵呀！你又买酒啦？”

吴老贵抹了抹嘴唇：“什么九呀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拧上壶盖：“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有声有色地：“这大渡河四周围的山，比云彩还高！河两岸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

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就淌下去四公尺远！一个旋涡套一个旋涡……”正说到兴头上忽然愣住不说了，原来李连长站在他跟前。

大家都准备站起来，李连长朝大家摇摇手。

李连长夸赞地：“故事讲得很不坏呀！”

吴老贵尴尬地笑着。

李连长朝吴老贵：“继续往下讲。”

吴老贵：“不行，我的故事都老的没牙了！……”

对岸敌兵纵火烧民房，火舌直窜云霄。

侦察兵们都肃然立起，沉痛地遥望江南。

杨威怒不可遏地：“狗种们整整放了一天火！……”

李连长心里十分激动，但他竭力抑制着：“同志们，安静点，敌人在江南杀人放火不止一天，他们欠下的血债也不止这一点，远的不说，说近的，八年前，蒋介石就在对面山里制造过皖南事变，屠杀了我们很多好干部、好战士。他们想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八年后的今天……”

吴老贵：“该轮到我们来消灭他们了！”

李连长：“是的，轮到我们来消灭他们了，轮到我们来替牺牲的烈士、受难的老百姓伸冤报仇了！……看到这火光，看到这长江，我想起一件事。

吴老贵：“什么事？”

李连长：“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打散了，我一个人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乌云遮住了月亮，江水起了波纹……

四

黑沉沉的午夜。

狂风暴雨吹打着十二月里的江南农村……

一个年轻的新四军侦察员在泥泞的道上奔跑着——他蓬头赤足，军衣破烂不堪，右手提着驳壳枪，左手捂住右膀上血流如注的伤口。他跑到三岔路口停住，喘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拔腿又向北奔去。

枪声、狗吠声渐近。一小队日本兵和汉奸队，牵着三条狼狗，奔至三岔路口随即向北追去。

侦察员竭尽全力地向江边奔跑着……

江边，芦柴滩的港边，停着一只小渔船——一只正被烈火焚烧着的小渔船。船头上、水边上，倒着四五个新四军伤员的尸体，他们手中都紧握着石头、船板、鱼叉。看得出他们临死前曾经和敌人恶斗过。

铁锚旁边，躺着一个老渔夫的尸体，他手中还握着撑篙。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双膝跪坐在死者的身旁。她痴痴地望着正在焚烧的、快要沉没的渔船，眼睛里没有眼泪，只闪着愤怒的火焰……。

流血过多、精疲力尽的侦察员蹒跚地奔到港边，脚下一滑，踉跄地栽倒在离姑娘不远的地方，昏迷过去。

那姑娘转脸看他，没有做声。火光下，她看见他左臂上佩着新四军臂章，转身来把他扶起，见他右膀上血流不